

虎皮井

文／孫以蒼

圖／周文萱

出身富商之家的江友新，自幼偏酷愛武藝。他不辭辛勞，遍訪名師，刻苦鑽研，終於練就一身好本領。技藝有成，即雲遊四方，鋤奸除暴，扶弱抑強。

某天，江友新來到臥虎崗硤石鎮，一進鎮就覺得氣氛不對，往昔熱鬧擁擠的街道，行人寥寥，繁華忙碌的店舖，關的關掩的掩，到處一片淒涼。路過一度頗負盛名的大酒館——聚英樓，一眼望去，店裏空空蕩蕩的，店小二不見了，掌櫃的楊先生正伏案打盹。

「喂！楊老闆，生意不好。」



這聲招呼驚醒了楊掌櫃。揉揉眼定神一看，喜出望外的道：「原來是江爺，好久不見，一向在那發財？」

「我能發財嗎？，還不是無事忙，亂管些閒事而已。」江友新自嘲的答道：「啊！楊掌櫃，你們這裏好像出了什麼事，怎麼這樣冷清蕭條？」

「唉，別提啦，江爺。」楊掌櫃歎道：「去年臥虎崗山神廟出了妖怪。吞食人畜，殘害生靈。父老們去祭拜祝告，妖精托夢說每天要鎮上獻一頭牛。江爺你想想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就得獻三百六十五頭牛，地方上哪來這麼多牛呀？況且牛給牠吃了，百姓拿什麼耕田？不獻呢，妖精就吃人，這麼一來把人都嚇跑了，田荒了，工停了，哪能不蕭條！」「有這等事？那你們就該請人降妖捉怪呀。」江友新不解的說。

「請是請了，降妖的法師都是有去無回白送老命，可憐地方上還得賠上筆撫卹金。」楊掌櫃無奈的說。

「我偏不信這個邪，今晚我去山神廟瞧瞧。喂，楊掌櫃，拿酒來，吃飽喝足捉妖去。」江友新不改英雄本色。

喝到日落西山，抖擻起精神，邁步直奔山神廟。廟祝早已逃往他鄉，階前骨骸狼藉，簷角蛛網密布。江友新藝高人膽大，躍身跳上屋樑，等候動靜。二更時分，廟外狂風驟起，吹得瓦飛柱搖，風聲過後，刷的一聲跳進一隻花斑猛虎來。那虎進了廟就地一滾，退去虎皮，搖身一變，竟成了位美貌的少女。容顏俏麗，姿態婀娜使江友新不禁怦然動心。他輕

「唉！別提了，江爺。」楊掌櫃歎道：「自從……」

輕地從樑上落下來，攔在階前道：「小娘子，半夜三更的往廟裏跑，是來找情郎幽會麼？」

「你是什麼人？」虎精吃驚而意外的問。

「我是新來的廟祝。小娘子，你的情郎還沒到，咱們先親熱親熱如何？」江友新輕佻的說。

「好個大膽的無賴，瞎了你的狗眼，你知道我是誰嗎？少時就叫你屍骨無存。」虎精怒罵。

「我知道你是一隻母老虎，對不對？屍骨無存，我可捨不得，虎皮可以當褲子，虎肉大補，虎骨可以泡酒……」江友新話沒講完，虎精前爪已經抓到，儘管江友新閃得快，左袖仍被扯了條長口子，手臂上留下條長長血痕。江友新揮拳還擊，虎精仰面讓開，呼地又撲上來。這回江友新已有準備，就地一滾躲開這一撲，不算還乘勢滾到院中，把那張虎皮抓起搭在肩頭上。

虎精一撲落空，轉身見虎皮落入江友新之手，又氣又怒，奮力的又撲了過來。江友新矮身控腰順手解下腰間的鏈子，待虎精接近正面，猛地將鏈子一抖，「嘭」的一聲巨響，鏈頭擊中前胸，虎精從空中摔下，跌了個四脚朝天。很快地鏈子又橫掃而至，「拍」打中臀部，虎精扒下了。江友新得理不讓人，一躍上地，背脊，用鏈子鎖住虎的咽喉，虎精拼命掙扎仍無法脫困，只得哀告道：「壯士饒命，壯士饒命。」

「你傷生害命，荼毒生靈，饒你不得。」

「六畜五禽，魚蝦鱗介，你們人那樣不吃，算不算荼毒生靈呢？」虎精雖已受制，仍個強的分辯。



「小娘子，半夜三更的，往廟裏跑，可是來會情郎的？」

「你是什麼人？」虎精吃驚且意外的問。

「辯得好。」江友新道：「想我饒你却也不難，只須答應侍候我一輩子即可。」

「壯士，如不嫌棄，我答應就是。」

「哈哈」江友新大笑道：「討個母老虎為妻，倒也有趣得很。」

第二天一大早就，楊掌櫃率領地方父老十餘人結伴而來。見江友新陪著一位美女正在烤兔肉吃，不禁愕然。

江爺，你沒事吧？這位是……」「那有什麼妖精，你們大概以訛傳訛，自己嚇唬自己吧。啊，這位是我老婆虎妞，新從南方討來的。」江友新笑着說。

「江爺你老真是福大命大，武功超羣，鬼怪懾伏。」父老們同聲道：「務請你老發慈悲，在小鎮住段時間，等平靜了再走，至於一應生活費用概由小鎮負擔。」

推辭不獲，江友新只好住了下來，一住三年，虎妞替他生了二男一女兩個孩子，夫妻十分恩愛。有天虎妞又問道：「你到底把我虎皮藏到哪裏去了？」

「你一再問它幹嗎？難道做人不好，非想再做老虎嗎？」

「孩子都替你生了兩個了，你還不放心怕我走？」虎妞嬌嗔的說。

江友新無奈的實說道虎皮丟到山神廟後院的井裏去了。虎妞也不再問，趁江友新外出飲酒之便，帶着兩個孩子竟奔山神廟，找到那口井，扶在井欄上用全力猛吸，忽聞井中隆隆作響，虎皮終於被她吸上來。

江友新回家發現妻子不在，鄰居告訴他到山神廟去了。江友新知情知有異，匆匆追至為時已遲。他看見一隻大虎蹲在井邊，那虎見了江友新含淚道：「人獸有隔，你我終不能斷一輩子，為了公平起見，孩子你我一人分一個，有緣的話也許還有相會之日。」說罷探爪抓起女孩往背上一放，長嘯一聲，翻山越嶺而去。

鎮上的人曉得這件事後均連連稱奇，大夥以後便稱這口井為「虎皮井」。



「人獸有隔，你我有緣也許還有相會之日」
說罷探爪抓起女孩注背上一放，長嘯一聲，翻山越嶺而去。